白氏長慶集/卷0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七

试策问制诰 凡十六首

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

元和元年四月，登科，第四等

问：皇帝若曰：朕观古之王者，受命君人，兢兢业业，承天顺地，靡不思贤能以济其理，求谠直以闻其过。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，汉征极谏而文学稍进，匡时济俗，罔不率由。厥后相循，有名无实。而又设以科条，增求茂异，舍斥己之至言，进无用之虚文，指切著明，罕称于代。兹朕所以叹息郁悼，思索其真；是用发恳恻之诚，咨体用之要，庶乎言之可行，行之不倦，上获其益，下输其情，君臣之间，确然相与。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？我国家光宅四海，年将二百，十圣弘化，万邦怀仁；三王之礼靡不讲，六代之乐罔不举，浸泽于下，升中于天，周汉以还，莫斯为盛。自祸阶漏壤，兵宿中原，生人困竭，耗其太半，农战非古，衣食罕储，念兹疲甿，远乖富庶。督耕植之业，而人无恋本之心：峻榷酤之科，而下有重敛之困。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？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？既往之失，何者宜惩？将来之虞，何者当戒？昔主父惩患于晁错，而用推恩；夷吾致霸于齐桓，而行寓令。精求古人之意，启迪来哲之怀。眷兹洽闻，固所详究。又，执契之道，垂衣不言：委之于下，则人用其私；专之于上，则下无其效。汉元优游于儒学，盛业竟衰；光武责课于公卿，峻政非美。二途取舍，未获所从。余心浩然，益所疑惑。子大夫熟究其旨，属之于篇；兴自朕躬，无悼后害。

对，臣闻汉文帝时，贾谊上疏云：“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三。”是时汉兴四十载，万方大理，四海大和；而贾谊非不见之，所以过言者，以为词不切，志不激，则不能回君听，感君心，而发愤于至理也。是以虽盛时也，贾谊过言而无愧；虽过言也，文帝容之而不非。故臣不失忠，君不失圣，书之史策，以为美谈。然臣观自兹已来，天下之理，未曾有仿佛于汉文帝时者；激切之言，又未有仿佛于贾谊疏者。岂非君之明圣，不侔于文帝乎？臣之忠谠，不逮于贾谊乎？不然，何衰乱之时愈多，而切直之言愈

少也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，念汉之极谏而征之，废虚文之无用者，奖至言之斥己者，询臣以可行之策，谕臣以不倦之意，恳恻郁悼，发于至诚，此真圣王思至理、求过言之明旨也。斯则陛下之道，已弘于前代；臣子才识，劣于古人，辄欲过言，以裨陛下明德万分之一也。裨之者，非敢谓言之必可行也，体用之必可明也；且欲使后代知陛下践祚之后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，无俾文帝、贾谊专美于汉代。然后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，臣诚所甘心也。谨以过言，昧死上对。伏蒙陛下赐臣之策，有思兴礼乐之道，念救疲甿之方，辩惩往戒来之宜，审推恩寓令之要。至矣哉！陛下之念及此，实万叶之福也！岂唯一代之人，受其赐而已哉？臣闻疲病之作，有因缘焉，救疗之方，有次第焉；臣请为陛下究因缘，陈次第而言之。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，拨天下之乱。玄宗以圣文之德，致天下之肥。当二宗之时，利无不兴，弊无不革，远无不服，近无不和。贞观之功既成，而大乐作焉；虽六代之尽美，无不举也。开无之理既定，而盛礼兴焉；虽三王之明备，无不讲也。礼行，故上下辑睦；乐达，故内外和平。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，刑清而兆人自化，动植之类，咸煦妪而自遂焉。虽成、康、文、景之理，无以出于此矣。洎天宝以降，政教寝微，寇既荐兴，兵亦继起。兵以遏寇，寇生于兵；兵寇相仍，迫五十载。财征由是而重，人力由是而罢。下无安心，虽日督农桑之课，而生业不固；上无定费，虽日峻管榷之法，而岁计不充。日削月朘，以至于耗竭其半矣。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，岂不然乎？由是观之：盖人疲由乎税重，税重由乎军兴，军兴由乎寇生，寇生由乎政缺。然则未修政教，而望寇戎之销；未销寇戎，而望兵革之息，虽太宗不能也。未息兵革，而求征徭之省；未省征徭，而求黎庶之安，虽玄宗不能也。何则？事有以必然，虽常人足以致；势有所不可，虽圣哲不能为。伏惟陛下将欲安黎庶，先念省征徭；将欲省征徭，先念息兵革；将欲息兵革，先念销寇戎；将欲销寇戎，先念修政教。何者？若政教修，则下无诈伪暴悖之心，而寇戎所由销矣。寇戎销，则〔境〕无兴发攻守之役，而兵革所由息矣。兵革息，则国无馈饟飞輓之费，而征徭所由省矣。征徭省，则人无流亡转徙之忧，而黎庶所由安矣。臣窃观今天下之寇，虽已尽销；伏愿陛下不以易销而自怠。今天下之兵，虽未尽散；伏愿陛下不以难散而自疑。无自怠之心，则政教日肃；无自疑之意，则诚信日明。故政教肃，则暴乱革心；诚信明，则犷鸷归命。革心，则天下将萌之寇，不遏而自销；归命，则天下已聚之兵，不散而自息。然后重敛可日减，疲甿可日安，富庶可日滋，困竭可日补。日安，则和悦之气积；日富，则廉让之风形。因其廉让，而示之以礼，则礼易行矣，乘其和悦，而鼓之以乐，则乐易达矣。

举斯方而可以复其盛，用斯道而可以济其难。惩既往之失，莫先于诚不明而政不修；戒将来之虞，莫先于寇不销而兵不息。此臣所谓救疗之次第者也，岂不然乎？若齐行寓令之法，以霸诸侯；汉用推恩之谋，以惩七国，施之今日，臣恐非宜。何者？且今万方一统，四海一家，无邻国可倾，非夷吾用权之秋也；虽欲寓令，〔令〕将何所寓耶？今除国建郡，置守罢侯，无爵土可疏，非主父矫弊之日也；虽欲推恩，恩将何所推耶？但陛下嗣贞观之功，弘开元之理，必将光二宗而福万叶矣；何区区齐、汉之法，而足为陛下所慕哉？精究之端，实在于此矣。又蒙陛下赐臣之问，有执契垂衣之道，委下专上之宜，敦儒学而业衰，责课实而政失者。此皆政化之所急，今古之所疑，陛下幸念之，臣有以见天下之理兴矣。夫执契之道，垂衣不言者。盖言已成之化，非谋始之课也。委之于下者，言王者之理，庀其司，分其务而已；非谓政无小大，悉委之于下也。专之于上者，言王者之道，秉其枢，执其要而已；非谓事无巨细，悉专之于上也。汉元优游于儒学，而盛业竟衰者，非儒学之过也，学之不得其道也。光武责课于公卿，而峻政非美者，非考课之累也，责之不得其要也。臣请重为陛下别白而明之。夫垂衣不言者，岂不谓无为之道乎也？臣闻无为而理者，其舜也欤？舜之理道，臣粗知之矣。始则您于修己，劳于求贤，明察其刑，明慎其赏，外序百揆，内勤万枢，昃食宵衣，念其不息之道。夫如是，岂非大有为者〔乎〕？终则安于恭己，逸于得贤，明刑至于无刑，明赏至于无赏，百职不戒而举，万事不劳而成，端拱凝旒，立于无过之地。夫如是，岂非真有为者乎？故臣以为无为者，非无所为也，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也。老子曰：“无为而无不为。”盖是〔之〕谓矣。夫委下而用私，专上而无效者，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，非所宜专而专之也。臣请以君臣之道明之。臣闻上下异位，君臣殊道。盖大音简者，君道也；小者繁者，臣道也。臣道者，百职小而众，万事细而繁，减非人君一聪所能遍察，一明所能周览也。故人君之道，但择其人而任之，举其要而执之而已矣。昔九臣各掌其事，而唐尧乘其功以帝天下。十乱各效其能，而周武总其理以王天下。三杰各宣其力，而汉高兼其用以取天下。三君子者，不能为一焉；但执要任人而已。亦犹心之于四肢、九窍、百骸也，不能为一焉，然而寝食起居，言语视听，皆以心为主也。故臣以为君得君之道，虽专之于上，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；臣得臣之道，虽委于下，而人亦无以用其私矣。由此而言，光武督责而政未甚美者，非他，昧君臣之道于小大繁简之际也。汉元优游而业以寖衰者，非他，昧无为之道于始终劳逸之间也。二途得失，较然可知。陛下但举中而行，则无所惑矣。臣伏以圣策首言曰：思贤能以济其理，求说

直以闻其过。又曰：上获其益，下输其情。其末章则又曰：兴自朕躬，无悼后害。此诚陛下思酌下言，欲闻上失，勤勤恳恳，虑臣辈有所隐情者也。臣敢不再竭狂直，以副天心之万一焉。臣闻古先圣王之理也，制欲于未萌，除害于未兆；故静无败事，动有成功。自非圣王，则异于是：莫不欲逞于始，悔追于终，政失于前，功补于后。利害之效，可略而言。且如军暴而后戢之，兵乱而后遏之，善则善矣；不若防其微，杜其渐，使不至于暴乱也。官邪而后责之，吏奸而后诛之，惩则惩矣；不若审其才，得其人，使不至于奸邪也。人馁而后食之，人冻而后衣之，惠则惠矣；不若轻其徭，薄其税，使不至于冻馁也。举一知十，不其然乎？今陛下初嗣祖宗，新临烝庶，承多虞之运，当鼎盛之年：此诚制欲于未萌，除害于未兆之时也。伏惟陛下敬惜其时，重慎于事，既往者且追救于弊后，将来者宜早防干事先。夫然，则保邦恒在于未危，恭己常居于无过，三五之道，夫岂远哉？臣生也〔幸〕，得为唐人，当陛下临御之时，睹陛下升平之始，斯则臣朝闻而夕死足矣；而况充才识之贡，承体用之问者乎？今所以极千虑，昧万死，当盛时，献过言者，此诚微臣喜朝闻，甘夕死之志也。不然，何轻肆狂瞽，不避斧锧，若此之容易焉？伏惟少垂意而览之，则臣生死幸甚！生死幸甚！谨对。

礼部试策五道 贞元十六年二月，高侍郎试，及第

第一道

问：《周礼》：“庶人不畜者祭无牲，不耕者祭无盛，不蚕者不帛，不绩者不衮。”皆所以耻不勉，抑游惰，欲入务衣食之源也。然为政之道，当因人所利而利之。故修其教，不易其俗；齐其政，不易其宜。由是农商工贾，咸遂生业。若驱彼齐人，强以周索，牲盛布帛，必由己出；无乃物力有限，地宜不然；而匮神废礼，谁曰非阙？且使日中为市，懋迁有无者，更何事焉？对：利用厚生，教之本也；从宜随俗，政之要也。《周礼》云：不畜无牲，不田无盛，不蚕不帛，不绩不衮。盖劝厚生之道也。《论语》云：因人所利而利之。盖明从宜之义也。夫田畜蚕绩，四者土之所宜者多，人之所务者众，故《周礼》举而为条目；且使居之者无游情，无堕业焉。其余非四者，虽不具举，则随土物生业而劝导之可知矣。非谓使物易业，土易宜也。夫先王酌教本，提政要，莫先乎任土辨物，简能易从，然后立为大中，垂之不朽也。若谓其驱天下之人，责其所无，强其所不能；则何异夫求萍于中逵，植桔于江北，反地利，违物性孰甚焉？岂直易俗失宜，匮神废礼而已？且圣人辨九土之宜，别四人之业，使各利其利焉，各适其适焉；犹惧生生之物不均也，故日中为市，交易而退：所以通货食，迁有无，而后各得其所矣。由是言之，

则《大易》致人之制，《周官》劝人之典，《论语》利人之〔道〕，三科具举，有条而不紊矣。谨对。

第二道

问：《书》曰：“眚灾肆赦。”又曰：“宥过无大。”而《礼》云：“执禁以齐众，不赦过。”若然，岂为政以德，不足耻格，峻文必罚，斯为礼乎？《诗》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《易》称：“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”而《语》云：“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若然，则明哲者不成仁欤？杀身非崇德欤？

对：圣王以刑礼为大忧，理乱系焉。君子以仁德为大宝，死生一焉。故邦有用礼而大理者，有用刑而小康者。古人有崇德而远害者，有蹈仁而守死者。其指归之义，可得而知焉。在乎圣王乘时，君子行道也。何者？当其王道融，人心质，善者众而不善者鲜，一人不善，众人恶之，故赦之可也。所以表好生恶杀，且臻乎仁寿之域矣。而肆赦有过之典，由兹作焉。及夫大道隐，至德衰，善者鲜而不善者众，一人不善，众人效之，故赦之不可出。所以明惩恶劝善，且革浇醨之俗矣。而执禁不赦之文，由兹兴焉。此圣王所以随时以立制，顺变而致理；非谓德政之不若刑罚也。然则君子之为君子者，为能先其道，后其身。守其常，则以道善乎身；罹其变，则不以身害乎道。故明哲保身，亦道也；巢、许得之。求仁杀身，亦道也；夷、齐得之。虽殊时异致，同归于一揆矣。何以核诸？观乎古圣贤之用心也，苟守道而死，死且不朽，是非死也。苟失道而生，生而不仁，是非生也。向使夷、齐生于唐、虞之代，安知不明哲保身欤？巢、许生于殷、周之际，安知不求仁杀身欤？盖否与泰，各系于时也。生与死，同归于道也。由斯而观，则非谓崇德者不为成仁，杀身者不为明哲矣。呜呼！圣王立教，同出而异名；君子行道，百虑而一致：亦犹水火之相戾，同根于冥数，共济于人用也。亦犹寒暑之相反，同本于元气，共济于岁功也。则用刑、措刑之道，保身、杀身之义，昭昭然可知欤。谨对。

第三道

问：圣哲垂训，言微旨远。至于礼乐之同天地，易简之在《乾》、《坤》；考以何文？征于何象？绝学无忧，原伯鲁岂其将落；仁者不富，公子荆曷云苟美？朝阳之桐，拿来凤羽；泮林之棣，克变鸮音。胜乃俟乎木鸡，巧必资于瓦注。咸所未悟，庶闻其说。对：古先哲王之立彝训也，虽言微旨远；而学者苟能研精钩深，优柔而求之，则壶奥指趣，将焉瘦哉？然则礼乐之同天地者，其文可得而考也。岂不以乐作于郊，而天神和焉；礼定于社，而地祇

同焉：上下之大同大和，由礼乐之驯致也。易简之在《乾》、《坤》者，其象可得而征也。岂不以《乾》以柔克，而运四时，不言而善应；《坤》以阴隲，而生万物，不争而善胜。柔克不言之谓易，阴隲不争之谓简。简易之道，不其然乎？老氏绝学无忧，做其溺于时俗之习也。原伯鲁不学将落，戒其废圣哲之道也。孟子不富之说，虑蕴利而生孽也。公子荆苟美之言，嘉安人而丰财也。凤鸣朝阳，非梧桐而不栖，择木而集也。鸮止泮林，食桑椹而好音，感物而变也。事有躁而失，静而得者，故木鸡胜焉。有贵而失，贱而得者，故瓦注巧焉。虽去圣逾远，而大义斯存。是故远旨微言，可明征矣。谨对。

第四道

问：天地有常道，日月有常度，水火草木有常性，皆不易之理也。至乃邹衍吹律而寒谷暖，鲁阳挥戈而暮景回，吕梁有出入之游，周原变堇荼之味：不测此何故也？将以传信乎？抑亦传疑乎？对：原夫元气运而至精分，三才立而万物作。惟天地日月、暨水火草木，度数情性，各有其常。其随事应物而迁变者，斯人之所感也。何哉？惟天地、万物父母，惟人、万物之灵。盖天地无常心，以人心为心。苟能以最灵之心，感善应之天地；至誠之诚，感无私之日月：则必如影随形，响随声矣。而况于水火草木乎？故有吹律于寒谷，和气生焉。挥戈于曜灵，暮暑回焉。神合于水，游吕梁而出入不溺。化被于草木，周原而堇荼变味。盖品汇之生，则守其常性也。精诚之至，则感而常通也。静守常性，动随常通，是道可于物、而非常于一道也。夫如是，则两仪之道，七曜之度，万物之性，可察矣。可信矣，夫何疑焉？谨对。

第五道

问：纺绩之弊，出于女工。桑麻不甚加，而布帛日已贱，蚕织者劳焉。公议者知之，欲乎价平，其术安在？又，仓廪之实，生于农亩。人有余则轻之，不足则重之。故岁一不登，则种食多竭。往年时雨愆候，宸慈轸怀，遣使振廪，分官贱祟；故得馁殍载活，麦禾载登，思我王度，金玉至矣。窃闻寿昌常平，今古称便；国朝典制，亦有斯仓。开元之二十四年，又于京城大置。贱则加价收籴，贵则终年出祟：所以时无艰食，亦无伤农。今者若官司上闻，追葺旧制，以时敛散，以均贵贱，其于美利，不亦多乎？对：人者，邦之本山；衣食者，人之所由生也。古者圣人在上，而下不冻馁者，非家衣而户食之；盖能为之开衣食之源，均财用之节也。方今仓廪虚而农夫困，布帛贱而女工劳，以愚所窥，粗知其本。何者？夫天地之数无常，故岁一丰必一俭也。衣食之生有限，故物有盈则有缩也。古人知其必然也，故敦俭啬以足衣，务储蓄以足食。是以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野无青草，人无菜色者，

无他欤？盖勤俭储积之所致耳。故曰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元龟也。当今将欲开美利利天下，以厚生生蒸人，返贞观之升平，复开元之富寿，莫匪乎实仓廪，均丰凶；则耿寿昌之常平，得其要矣。今若升闻，率修旧制，上自京邑，下及郡县，谨豆区以出纳，督官吏以监临，岁丰则贵籴以利农，岁歉则贱祟以恤下。若水旱作诊，则资为九年之蓄；若兵革或动，则馈为三军之粮。可以均天时之丰俭，权生物之盈缩，修而行之，实百代不易之道也。虞灾救弊，利物宁邦，莫斯甚焉。然则布帛之贱者，由锥刀之壅也。苟粟麦足用，泉货通流，则布帛之价，轻重平矣。抑居易闻：短绠不可以汲深，曲士不可以语道。小子狂简，不知所以裁之。莫究微言，空惭下问。谨对。

进士策问五道 元和二年为府试官

第一道

问：《礼记》曰：“事君有犯无隐。”又曰：“为人臣者不显谏。”然则不显谏者，有隐也；无乃失事君之道乎？无隐者，显谏也。无乃失为臣之节乎？《语》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。”《易》曰：“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”又《语》曰：“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斯又忧道者，非知命乎？乐天不忧者，非君子乎？夫圣人立言，皆有伦理；虽前后上下，若贯珠然。今离之则可以旁行，合之则不能同贯。岂精义有二耶？抑学者未达其微旨耶？

第二道

问：大时不齐，大信不约，大白若辱，大直若屈。此四者，先圣之格言，后学之彝训；有国者，酌之以行化也；立身者，践之以修己也。然则，雷一发而蛰虫苏，勾萌达；霜一降而天地肃，草木衰，其为时也大矣！斯岂不齐者乎？日月代明而昼夜分，刻漏者准之，无抄忽之失焉；春秋代谢而寒暑节，律吕者候之，无忝累之差焉；其为信也大矣！斯岂不约者乎？尧让天下而许由遁，周有天下而伯夷饿，其为白也大矣！斯亦（不）辱者乎？桀不道，龙逢谏而死；纣不道，比干谏而死，其为直也大矣！斯岂（不）屈己者乎？由是而观：有国者、立身者惑之久矣，众君子试为辨之。

第三道

问：大凡人之感干事，则必动于情，发于叹，兴于咏，而后形于歌诗焉。故闻《蓼萧》之咏，则知德泽被物也；闻《北风》之刺，则知威虐及人也；闻“广袖、高髻”之谣，则知风俗之奢荡也。古之君人者采之，以补察其政，经纬其人焉。夫然，则人情通而王泽流矣。今有司欲请于上，遣观风之使，复采诗之官，俾无远迩，无美刺，日采于下，岁闻于上；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。识者以为何如？

第四道

问：百官职田，盖古之稍食也。国朝之制，悬在有司。兵兴已还，吏鲜克举。今稽其地籍，则田亦具存；计以户租，则数多散失。至使内外官中，有品秩等、局署同而厚薄相悬，不啻乎十倍。斯者积弊之甚也，得不思革之乎？请陈所宜，以救其失。

第五道

问：谷帛者，生于下也，泉货者，操于上也。必由均节，以致厚生。今田畴不加辟，而菽粟之价日贱；桑麻不加植，而布帛之估日轻。懋力者轻用而愈贫，射利者贱收而愈富。至使农人益困，游手益繁矣。然岂谷帛敛散之节，失其宜乎？将泉货轻重之仅，不得其要乎？今天子方策天下贤良政术之上，亲访利病，以活元元。吾子若待问于王庭，其将何辞以对？

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五首

元和二年，十一月四日，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进旨。五日，召入翰林。奉敕试制诏等五首。翰林院使梁守廉奉宣：宜授翰林学士。数月，除左拾遗

奉敕试边镇节度使加仆射制

将仕郎、守京兆府盩厔县尉、集贤殿校理臣白居易进

门下：镇宁三边，左右百揆，兼兹重任，必授全材。某镇节度使某乙，天与忠贞，日彰名节，德温以肃，气直而和，明略足以佐时，英姿足以遏寇。累经事任，历著勋庸。中权之令风行，外镇之威山立。戎夷慑服，汉兵无西击之劳；疆场底宁，胡马绝南牧之患。禁暴而三军辑睦，除害而百姓阜安。千里长城，一方内地。实嘉乃绩，爰简朕心。夫竭力输诚，为臣之大节；念功懋赏，有国之恒规。顾兹忠勤，宜进爵秩。尔有统戎之略，已授旌旄；尔有宣赞之猷，特加端揆。往践厥职，其惟有终！可尚书左仆射，余如故。主者施行。

与金陵立功将士等敕书

敕：浙西立功将士等。朕自陆寰宇，已再逾年，以忠恕牧万人，以恩信驭百辟；动必思于恤隐，静无忘于泣辜。庶乎驯致小康，寝兴大道也。李锜因缘属籍，践历官常；包藏祸心，素怀枭镜之性；彰露凶德，忽发豺狼之声。朕念以宗枝，务于容贷；输以迷复，卒无悛心。而乃保界重江，窃弄凶器，抵捍朝命，驱胁师入，背德欺天，乱常干纪。蜂虿之毒，流于郡县；犬彘之行，肆于闺门。恶稔祸盈，亲离众叛；人神共弃，天地不容。卿等忠愤闇彰，义勇潜发；变疾风雨，谋先鬼神；中推赤心，前蹈白刃。率其膂力，死命于军前；擒其凶魁，生致于阙下。廓千里之沴气，济一方之生入。诚感君亲，义

激臣子。临危见不夺之节，因事立非常之功。予嘉乃诚，一念三叹！至于图劳懋赏，询事策勋，各有等差，续当处分；故先宣慰，宜并悉之。冬寒，卿等各得平安好。遣书指不多及。

与崇文诏 为频请朝觐，并寒月跋涉意。时崇文为西川节度使

敕：崇文：卿忠廉立身，简直成性。董戎长武，边候乂安；授律西川，凶徒荡灭。是以宠崇外阃，秩进上公。而能省事安人，多方抚俗；谕朕念功之旨，勉其师徒；宣朕恤隐之心，慰彼黎庶。威立无暴，功成不居；累陈表章，恳请朝觐。虽殿邦之寄重，诚欲藉才；而望阙之恋深，固难夺志。且嘉且叹，弥感于怀。属时候严踩，山川修阻；永言跋涉，当甚勤劳。仁卿来思，副朕诚望，想宜知悉。冬寒，卿比平安好。遣书指不多及。

批河中进嘉禾图表

上天降休，下土效祉，将表丰年之兆，故生同颖之祥。顾惭寡德，受此嘉瑞。披图省表，阅视久之。卿发诚自中，归美于上；亦宜勉勤匡赞，驯致邕熙。庶洽升平之风，以叶和同之庆。所贺知。

太杜观献捷诗 以“功”字为韵，四韵成

淮海妖氛灭，乾坤嘉气通。班师郊社内，操袂凯歌中。庙算无遗策，天兵不战功。小臣同鸟鲁，率舞向皇风。